

越絕卷第八

越絕外傳記地傳第十

昔者越之先君無餘乃禹之世別封於越以
守禹冢問天地之道萬物之紀莫失其本神
農嘗百草水土甘苦黃帝造衣裳后稷產穡
制器械人事備矣疇糞桑麻播種五穀必以
卜必大越海濱之民獨以鳥田○小大有差進
退有行莫將自使其故何也曰禹始也憂民



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爵有德封有
更名茅山曰會稽及其王也巡狩大越見者
老納詩書審銓衡平斗斛因病亡死葬會稽
蕭柳桐棺穿墻七尺上無漏泄下無即水壇
高三尺土階三等延袤一畝尚以爲居之者
樂爲之者苦無以報民功教民鳥田一盛一
衰當禹之時舜死蒼梧象爲民田也禹至此
者亦有因矣亦覆釜也覆釜者州土也填德

也禹美而告至焉禹知時晏歲暮年加申酉
求書其下祠白馬禹井井者法也以爲禹葬
以法度不煩人衆無餘初封大越都秦餘望
南十有餘歲而至句踐句踐徙治山北引屬
東海內外越別封削焉句踐伐吳霸關東從
邨瑯起觀臺臺周七里以望東海死士八千
人戈船三百艘居無幾躬求賢聖孔子從弟
子七十人奉先王雅琴治禮往奏句踐乃身

被賜一作陽夷之甲。帶步光之劍。杖物盧之

才。出死士三百人為陣。闢下。孔子有項。姚。稽

一作到越。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

對曰。立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奉雅琴至大

王所。句踐喟然歎曰。夫越性而愚水行而

山處。以船為車。以楫為馬。往若飄風。去則難

從。銳兵任死。越之常性也。夫子異則不可。於

是孔子辭。弟子莫能從乎。

越王夫鐔鐔一作鐔以上至無餘久遠世不可紀

也。夫鐔子允常。允常子句踐。大霸稱王。徙瑯

琊。邠也。句踐子與夷。時霸與夷子子翁。時霸

子翁。子不揚。時霸不揚。子無疆。時霸伐楚。威

王滅。無疆無疆子之侯。竊自立為君長之侯。

子尊。時君長尊。子親。失衆楚伐之。走南山。親

以上至句踐。凡八君。都瑯琊。二百二十四歲。

無疆以上霸稱王之侯。以下微弱稱君長。

句踐小城山陰城也周二里二百三十三步
陸門四水門一今倉庫是其宮臺處也周六
百二十步柱長三丈五尺三寸霤高丈六尺
宮有百戶高丈二尺五寸大城周二十里七
十二步不築北面而滅吳徙治姑胥臺

山陰大城者范蠡所築治也今傳謂之彘城
陸門三水門三決西北亦有事到始建國時
彘城盡

稷山者句踐齋戒臺也

龜山者句踐起怪游臺也東南司馬門因以
炤龜又仰望天氣觀天怪也高四十六丈五
尺二寸周五百三十二步今東武里一曰怪
山怪山者往古一夜自來民怪之故謂怪山
駕臺周六百步今安城里

離臺周五百六十步今淮陽里丘

美人宮周五百九十步陸門二水門一今址

壇利里丘土城句踐所習教美女西施鄭是
宮臺也女出於苧蘿山欲獻於吳自謂東垂
僻陋恐女樸鄙故近大道居去縣五里

樂野者越之戈獵處大樂故謂樂野其山上
石室句踐所休謀也去縣七里

中指臺馬丘周六百步今高平里丘

東郭外南小城者句踐冰室去縣三里句踐
之出入也齊於稷山往從田里去從北郭門

昭龜龜山更駕臺馳於離丘遊於美人宮與
樂中宿過歷馬丘射於樂野之衢走犬若耶
休謀石室食於冰厨領功銓土已作昌土臺
藏其形隱其情一曰冰室者所以備膳羞也
浦陽者句踐軍敗失衆憊於此去縣五十里
夫山者句踐絕糧困也其山上大家句踐庶
子冢也去縣十五里句踐與吳戰於浙江之
上石買爲將耆老壯長進諫曰夫石買人與

爲怨家與爲仇貪而好利細人也無長策主
而用之國必不遂王不聽遂遣之石買族行
至浙江上斬殺無罪欲專威服軍中動搖將
卒獨專其權士衆恐懼人不自聊兵法曰視
民如嬰兒故可與赴深溪士衆魚爛而買不
知尚猶峻法隆刑子胥獨見可奪之證變爲
奇謀或北或南夜舉火擊鼓畫陳詐兵越師
潰墜政令不行背叛乖離還報其王王殺買

此頁乃卷八錯

謝其師號聲聞吳吳王恐懼子胥私喜越軍
敗矣有聞之孤之將殺嚙唇吸齒今越句踐
其已敗矣君王安意越易兼也使人入問之
越師請降子胥不聽越棲於會稽之山吳退
而圍之句踐喟然用種蠡計轉死爲霸一人
身古凶更至盛衰存亡在於用臣治道萬
端要在得賢越棲於會稽日行成於吳吳引
兵而去句踐將降西至浙江待詔入吳故有

鷄鳴墟其入辭曰亡臣孤句踐故將士衆入
為臣虜民可得使地可得有吳王許之子胥
大怒曰若夜光聲若哮虎此越未戰而服天
以賜吳其逆天乎臣唯君王急剗之吳不聽
遂許之浙江是也

陽城里者范蠡城也西至水路水門一陸門
北陽里城大夫種城也取土西山以濟之徑

百九十四步或為南安

富陽里者外越賜義也處里門美以練塘田
安城里高庫者句踐伐吳禽夫差以為勝兵
築庫高閣之周二百三十步今安成里故禹
宗廟在小城南門外大城內禹稷在廟西今
南里

獨山大家者句踐自治以為冢徙瑯琊冢不
成去縣九里

麻林山一名多山句踐欲伐吳種麻以爲弓絃使齊人守之越謂齊人多故曰麻林多以防吳以山下田封功臣去縣一十二里

會稽山上城者句踐與吳戰大敗棲其中因以下爲目魚池其利不租

會稽山北城者子胥浮兵以守城是也若耶大冢者句踐所徙葬先君夫鐔冢也去縣二十五里

葛山者句踐罷吳種葛使越女織治葛布獻於吳王夫差去縣七里

姑中山者越銅官之山也越人謂之銅姑瀆長二百五十步去縣二十五里

富中大塘者句踐治以爲義田爲肥饒謂之富中去縣二十里二十二步

犬山者句踐罷吳畜犬獫南山白鹿欲得獻吳神不可得故曰犬山其高爲犬亭去縣二

十五里

白鹿山在犬山之南去縣二十九里

雞山豕山者句踐以畜雞豕將伐吳以食士也雞山在錫山南去縣五十里豕山在民山西去縣六十三里洹江以來屬越疑豕山在餘暨界中

練塘者句踐時采錫山爲炭稱炭聚載從炭瀆至練塘各因事名之去縣五十里

木客大冢者句踐父允常冢也初徙瑯琊使樓船卒二千八百人伐松柏以爲桴故曰木客去縣十五里一曰勾踐伐善材文刻獻於吳故曰木客

官瀆者句踐工官也去縣十四里

苦竹城者句踐伐吳還封范蠡子也其僻居徑六十步因爲民治田塘長千五百三十三步其冢名土山范蠡苦勤功篤故封其子於

是去縣十八里

北郭外路南溪北城者句踐築鼓鍾宮也去縣七里其邑爲龍錢

舟室者句踐船宮也去縣五十里

氏西大冢者句踐客秦伊善炤龜者冢也因名冢爲秦伊山

射浦者句踐教習兵處也今射浦去縣五里射卒陳音死葬民西故曰陳音山

種山者句踐所葬大夫種也樓船卒二千入釣是羨葬之三蓬下種將死自策後有賢者百年而至置我三蓬自章後世句踐葬之食傳三賢

巫里句踐所徙巫爲一里去縣二十五里其亭祠今爲和公群社稷墟

一作虛

巫山者越魍神巫之官也死葬其上去縣十三里許

六山者句踐鑄銅鑄銅不爍埋之東坂其上
馬箠句踐遣使者取於南社徒種六山飾治
為馬箠獻之吳去縣三十五里

江東中巫葬者越神巫無杜子孫也死句踐
於中江而葬之巫神欲使覆禍吳人船去縣
三十里

石塘者越所害軍船也塘廣六十五步長三
百五十三步去縣四十里

防塢者越所以遏吳軍也去縣四十里

杭塢者句踐杭也二百石長負卒七士人度
之會夷去縣四十里

塗山者禹所取妻之山也去縣五十里

朱餘者越鹽官也越人謂鹽曰餘去縣三十
五里

句踐已滅吳使吳人築吳塘東西千步名辟
首後因以為名曰塘

獨婦山者句踐將伐吳徙寡婦致獨山上以爲死士示得專一也去縣四十里後說之者蓋句踐所以遊軍士也馬嘯者吳伐越道逢大風車敗馬失騎士墮死死馬啼臯事見吳矣

浙江南路西城者范豸豸一作敦敦一作兵城也其陵固可守故謂之固陵所以然者以其大船軍所置也

山陰古故陸道出東郭隨直瀆陽春亭山陰故水道出東郭從郡陽春亭去縣五十里語兒鄉故越界名曰就李吳疆越地以爲戰地至於柴辟亭

女陽亭者句踐入官於吳夫人從道產女此亭養於李鄉句踐勝吳更名女陽更就李爲語兒鄉

吳王夫差伐越有其邦句踐服爲臣三年吳

王復還封句踐於越東西百里北鄉臣事吳
東爲右西爲左大越故界浙江至就李南姑
未寫干

觀鄉北有武原武原今海鹽姑未今大末寫
干今屬豫章自無餘初封於越以來傳聞越
王子孫在丹陽臯鄉更姓梅梅里是也自秦
以來至秦元王不絕年元王立二十年平王
立二十三年惠文王立二十七年武王立四

年昭襄王亦立五十六年而滅周赧王周絕
於此孝文王立一年莊襄王更號太上皇帝
立三年秦始皇帝立三十七年號曰趙政政
趙外孫胡亥立二年子嬰立六月秦元王至
子嬰凡十王百七十歲漢高帝滅之治咸陽
立天下政使將魏舍內史教攻韓得韓王安
政使將王賁攻魏得魏王歇政使將王涉攻
趙得趙王尚政使將王賁攻楚得楚王成政

使將史敖攻燕得燕王喜政使將主涉攻齊
得齊王建政更號爲秦始皇帝以其三十七
年東遊之會稽道度牛渚奏東安東安今富
春丹陽溧陽

郛故餘杭軻亭南東奏槿頭道度諸暨大越
以正月甲戌到大越留舍都亭取錢塘浙江
岑石石長丈四尺南北面廣六尺西面廣尺
六寸刻丈六於越東山上其道九曲去縣二

十一里是特徙大越民置餘杭伊攻故郛
因徙天下有罪適吏民置海南故大越處以
備東海外越乃更名大越曰山陰已去奏諸
暨錢塘因奏吳上姑蘇臺則治射防於宅亭
賈亭北年至靈不射去奏曲阿句容度牛渚
西到咸陽崩

越絕卷第八

越絕卷第九

越絕外傳計倪第十一

昔者越王句踐近侵於疆吳遠媿於諸侯兵革散空國且滅亡乃脅諸臣而與之盟吾欲伐吳奈何有功群臣默然而無對王曰夫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何大夫易見而難使也計倪官卑年少其居在後舉首而起曰殆哉非大夫易見難使是大王不能使臣也王曰何

謂也。計倪對曰：夫官位財幣，王之所輕，死者是士之所重也。王愛所輕，責士所重，豈不艱哉？王自揖進，計倪而問焉。計倪對曰：夫仁義者，治之門，士民者，君之根本也。闔門固，根莫如正身；正身之道，謹選左右。左右選，則孔主曰：益上，不選，則孔主曰：益下。二者貴質浸之漸也。願君王公選於衆，精鍊左右，非君子至誠之士，無與居家，使邪僻之氣無漸以生。仁

義之行有階，人知其能，官知其治，爵賞刑罰一由君出，則臣下不敢毀譽，以言無功者不收，干治，故明主用人不由所從，不問其先說。一焉。是故周文齊桓躬於任賢，太公管仲明於知人。今則不然，臣故曰：殆哉！越王勃然曰：孤聞齊威淫泆，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蓋管仲之力也。寡人雖愚，唯在大夫計倪對曰：齊威除管仲罪大，責任之至，易此故。南陽蒼句

太公九十而不伐，磻溪之餓人也。聖主不計其辱，以爲賢者。一乎仲，二乎仲，斯可致玉。但霸何是道？桓稱仲父，文稱太公。計此二人，曾無跬步之勞，大呼之功，乃忘弓矢之怨，授以上卿。傳曰：直能三公，今置臣而不尊，使賢而不用，譬如門戶像設，倚而相欺。蓋智士所耻，賢者所羞。君王察之，越王曰：誠者不能匿其辭，大夫旣在，何須言哉？計倪對曰：臣聞智者

不妄言以成其勞，賢者始於難動，終於有成。傳曰：易之謙遜，對過問，抑威權，執利器，不可示人言。賞罰由君，此之謂也。故賢君用臣，畧責於絕施之職，而其功遠，使以效其誠。內告以匿，以知其信；與之講事，以觀其智；飲之以酒，以觀其態；選士以備不肖者，無所置。越王大媿，乃壞池填塹，開倉穀，貸貧乏，乃使群臣身問疾病，躬視死喪，不厄窮，僻尊有德，與

民同苦樂激河泉井示不獨食行之六年士
民一心不謀同辭不呼自來旨欲伐吳遂有
大功而霸諸侯孔子曰寬則得衆此之謂也
夫有勇見於外必有仁於內子胥戰於就李
闔廬傷焉軍敗而還是時死傷者不可稱數
所以然者罷頓不得已子胥內憂爲人臣上
不能令主下令百姓被兵刃之咎自責內傷
莫能知者故身操死持傷及被兵者莫不悉

於子胥之手垂涕啼哭欲伐而死三年自咎
不親妻子饑不飽食寒不重綵結心於越欲
復其仇師事越公錄其述仰天之地牽牛南
斗赫赫斯怒與天俱起發令告民歸如父母
當胥之言唯恐爲後師衆同心得天之中越
乃興師與戰西江二國爭疆未知存亡子胥
知時變爲詐兵爲兩翼夜火相應句踐大恐
振旅服降進兵圍越會稽填山子胥微策可

謂神守戰數年句踐行成子胥爭諫以是不
容宰嚭許之引兵而還夫差聽嚭不殺仇人
興師十萬與不敵同聖人譏之是以春秋不
差其文故傳曰子胥賢者尚有就李之耻此
之謂也哀哉夫差不信伍子胥而任太宰嚭
乃此禍晉之驪姬亡周之褒姒盡妖妍於圖
畫極凶悖於人理傾城傾國思昭示於後王
麗質冶容宜求監於前史古人云苦藥利病

苦

一作忠

言利行伏念居安思危日謹一日易

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
知喪又曰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者唯聖人乎
由此而言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幾得有喪
之理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
畏之如雷霆此其可以卜祚遐長而禍亂不
作也

越絕卷第九

越絕卷第十

越絕外傳記吳王占夢第十二

昔者吳王夫差之時其民殷衆禾稼登熟兵革堅利其民習於鬪戰闔廬
行有日發有時道於姑胥之門晝卧姑胥之臺覺寤而起其心惆悵如有所悔卽召太宰而占之曰向者晝卧夢入章明之宮入門見兩鑿炊而不蒸見兩黑犬嗥以北嗥以南見

兩鐻倚吾宮堂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見前
園橫索生樹桐見後房鍛者扶挾鼓小震子
爲寡人精占之吉則言吉凶則言凶無諛寡
人之心所從太宰嚭對曰善哉大王興師伐
齊夫章明者伐齊克天下顯明也見兩鑿炊
而不蒸者大王聖氣有餘也見兩黑犬嗥以
北嗥以南四夷已服朝諸侯也兩鐻倚吾宮
堂夾田夫也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獻物已

至則有餘也見前園橫索生樹桐樂府吹巧
也見後房鍛者扶挾鼓小震者宮女鼓樂也
吳王大悅而賜太宰嚭雜繒四十疋王心不
已召王孫駱而告之對曰臣智淺能薄無方
術之事不能占大王夢臣知有東掖門亭長
越公弟子王孫聖爲人幼而好學長而熹遊
博聞疆識通於方來之事可占大王所夢臣
請召之吳王曰諾王孫駱移記曰今日壬午

左校司馬王孫駱受教告東掖門亭長公孫
聖吳王晝卧覺寤而心中惆悵也如有悔記
到車馳詣姑胥之臺聖得記發而讀之伏地
而泣有頃不起其妻大君從旁接而起之曰
何若子性之大也希見人士卒得急記流涕
不止公孫聖仰天歎曰嗚呼悲哉此固非子
胥所能知也今日壬午時加南方命屬蒼天
不可逃亡伏地而泣者不能自惜但吳王諛

心而言師道不明正言直諫身死無功大君
曰汝疆食自愛慎勿相忘伏地而書成篇

卽相把臂而決涕泣如雨上車不顧遂至

姑胥之臺謁見吳王吳王勞曰公弟子公孫
聖也寡人晝卧姑胥之臺夢入章明之宮入
門見兩鑪炊而不蒸見兩黑犬嗥以北嗥以
南見兩鑊倚吾宮堂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
見前園橫索生樹桐見後房鍛者扶挾鼓小

震子爲寡人精古之吉則言吉凶則言凶無
諛寡人心所從公孫聖伏地有頃而起仰天
歎曰悲哉夫好船者溺好騎者墮君子各以
所好爲禍諛讒申者師道不明正言切諫身
死無功伏地而泣者非自惜因悲大王夫章
者戰不勝走僂僂明者去昭昭就冥冥見而
鏗炊而不蒸者王且不得火食見兩黑犬嗥
以北嗥以南者大王身死魂魄惑也見兩犢

倚吾宮堂者越人入吳邦伐宗廟搖社稷也
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者大王宮堂虛也前
園橫索生樹桐者桐不爲器用但爲甬當與
人俱葬後房鍛者鼓小震者大息也王毋自
行使臣下可矣太宰嚭王孫駱惶怖解冠幘
肉袒而謝吳王忿聖言不祥乃使其身自受
其殃王乃使力士石番以鐵杖擊聖中斷之
爲兩頭聖仰天歎曰蒼天知寃乎直言正諫

身死無功令吾家無葬我提我山中後世爲
聲響吳王使人提於秦餘杭之山虎狼食其
肉野火燒其骨東風至飛揚汝灰汝更能爲
聲哉太宰嚭前再拜曰逆言已滅讒諛已亡
因酌行觴時可以行矣吳王曰諾王孫駱爲
左校司馬太宰嚭爲右校司馬王從騎三千
旌旗羽蓋自處中軍伐齊大剋師兵三月不
去過伐晉晉知其兵革之罷倦糧食盡索興

師擊之大敗吳師涉江流血浮尸者不可勝
數吳王不忍率其餘兵相將至秦餘杭之山
饑餓足行乏糧視瞻不明據地飲水持籠稻
而食之顧謂左右曰此何名群臣對曰是籠
稻也吳王曰悲哉此公孫聖所言王且不得
火食太宰嚭曰秦餘杭山西坂間燕可以休
息大王亟食而去尚有十數里耳吳王曰吾
嘗戮公孫聖於斯山子試爲寡人前呼之即

尚在耶當有聲響太宰嚭卽上山三呼聖三
應吳王大怖足行屬腐面如死灰色曰公孫
聖今寡人得邦誠世世相事言未畢越王追
至兵三圍吳大夫種處中范蠡數吳王曰王
有過者五寧知之乎殺忠臣伍子胥公孫聖
胥爲人先知忠信中斷之入江聖正言直諫
身死無功此非大過者二乎夫齊無罪空復
伐之使鬼神不血食社稷廢蕪父子離散凡

弟異居此非大過者三乎夫越王句踐雖東
僻亦得繫於天皇之位無罪而王恒使其芻
莖秩馬比於奴虜此非大過者四乎太宰嚭
讒諛佞諂斷絕王世聽而用之此非大過者
五乎吳王曰今日聞命矣越王撫步光之劍
杖屈盧之弓曠日謂范蠡曰子何不早圖之
乎范蠡曰臣不敢殺主臣存主若亡今日遜
敬天報微功越王謂吳王曰世無千歲之人

死一耳范蠡左手持鼓右手操枹而鼓之曰
上天蒼蒼若存若亡何須軍亡斷子之頸挫
子之骸不亦繆乎吳王曰聞命矣以三寸之
帛冥吾兩目使死者有知吾慙見伍子胥公
孫聖以爲無知吾耻生越王則解綬以冥其
目遂杖劍而死越王殺太宰嚭戮其妻子以
其不忠信斷絕吳之世

越絕卷第十

越絕卷第十一

越絕外傳記寶劍第十三

昔者越王句踐有寶劍五聞於天下客有能
相劍者名薛燭王召而問之曰吾有寶劍五
請以示之薛燭對曰愚理不足以言大王請
不得已乃召掌者王使取毫曹薛燭對曰豪
曹非寶劍也夫寶劍五色竝見莫能相勝豪
曹已擅名矣非寶劍也王曰取巨闕薛燭曰

非寶劍也寶劍者金錫和銅而不離金巨闕已離矣非寶劍也王曰然巨闕初成之時吾坐於露壇之上宮人有四駕白鹿而過者車奔馬驚吾引劍而指之四駕上飛揚不知其絕也穿銅釜絕鐵鑿胷中決如染米故曰巨闕王取純鈞薛燭聞之忽如敗有頃懼如悟下階而深惟簡衣而坐望之手振拂揚其華粹如芙蓉始出觀其鈇爛如列星之行觀其

光渾渾如水之溢於澹觀其斷巖巖如瑣石觀其才煥煥如冰釋此所謂純鈞耶王曰是也客有直之者有市之鄉二駿馬千疋千戶之都二可乎薛燭對曰不可當造此劍之時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兩師掃灑雷公擊橐蛟龍捧鑪天帝裝炭太一下觀天精下之歐冶乃因天之精神悉其伎巧造爲大刑三小刑二一曰湛盧二曰純鈞

三曰勝邪四曰魚腸五曰巨闕吳王闔廬之
時得其勝邪魚腸湛盧闔廬無道子女死殺
生以送之湛盧之劍去之如水行秦過楚楚
王卧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劍將首魁漂而存
焉秦王聞而求不得興師擊楚曰與我湛盧
之劍還師去汝楚王不與時闔廬又以魚腸
之劍刺吳王僚使披腸夷之甲三事闔廬使
專諸爲奏炙魚者引劍而刺之遂弑王僚

其小試於敵邦未見其大用於天下也今赤
董之山已合若耶溪深而不測群神不下歐
冶子卽死雖復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猶不能
得此一物有市之鄉二駿馬千疋千戶之都
二何足言哉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
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子此二人甲世而生
天下未嘗有精誠上通天下爲烈士寡人願
齋邦之重寶皆以奉子因吳王請此二人作

鐵劍可乎風胡子曰善於是乃令風胡子之
吳見歐冶子干將使人作鐵劍歐冶子干將
鑿茨山洩其溪取鐵英作為鐵劍三枚一曰
龍淵二曰泰阿三曰工布一作畢成風胡子
奏之楚王楚王見此三劍之精神大悅風胡
子問之曰此三劍何物所象其名為何風胡
子對曰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曰工布楚王
曰何謂龍淵泰阿工布風胡子對曰欲知龍

淵觀其狀如登高山臨深淵欲知泰阿觀其
鈇巍巍翼翼如流水之波欲知工布鈇從文
起至脊而止如珠不可衽文若流水不絕晉
鄭王聞而求之不得興師圍楚之城三年不
解倉穀粟索庫無其輩左右群臣賢士莫能
禁止於是楚王聞之引泰阿之劍登城而摩
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猛獸歐瞻
江水折揚晉鄭之頭畢白楚王於是大悅曰

此劍威耶寡人力耶風胡子對曰劍之威也
因大王之神楚王曰夫劍鐵耳固能有精神
若此乎風胡子對曰時各有使然軒轅神農
赫胥之時以石爲兵斷樹木爲宮室死而龍
臧夫神聖主使然至黃帝之時以玉爲兵以
伐樹木爲宮室鑿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聖
主使然死而龍臧禹穴之時以銅爲兵以鑿
伊闕通龍門決江導河東注於東海天下通
平治爲宮室豈非聖主之力哉當此之時作
鐵兵威服三軍天下聞之莫敢不服此亦鐵
兵之神大王有聖德楚王曰寡人聞命矣

越絕卷第十一

越絕卷第十二

越絕內經九術第十四

昔者越王句踐問大夫種曰吾欲伐吳奈何
能有功乎大夫種對曰伐吳有九術王曰何
謂九術對曰一曰尊天地事鬼神二曰重財
幣一作帛以遺其君三曰貴糴粟橐以空其邦
四曰遺之好美以爲勞其志五曰遺之巧匠
使起宮室高臺盡其財疲其力六曰遺其諛

臣使之易伐七曰疆其諫臣使之自殺八曰
邦家富而備器九曰堅厲甲兵以承其弊故
曰九者勿患戒口勿傳以取天下不難况於
吳乎越王曰善於是作爲策楯嬰以白璧鏤
以黃金類龍蛇而行者乃使大夫種獻之於
吳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
問於左右賴有天下之力竊爲小殿有餘財
再拜獻之大王吳王大悅申胥諫曰不可王

勿受昔桀起靈門紂起鹿臺陰陽不和五穀
不時天與之災邦國空虛遂以之亡大王受
之是後必有災吳王不聽遂受之而起姑胥
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二百里行路之
人道死尸哭越乃飾美女西施鄭旦使大夫
種獻之於吳王曰昔者越王句踐竊有天
之遺西施鄭旦越邦洿下貧窮不敢當使下
臣種再拜獻之大王吳王大悅申胥諫曰不可

王勿受臣聞五已令人目不明五音令人耳
不聰桀易湯義滅紂易周文而亡大王受之
後必有殃胥聞越王句踐書書不倦晦誦竟
日聚死臣數萬是人不死必得其願胥聞越
王句踐服誠行仁聽諫進賢士是人不死必
得其名胥聞越王句踐冬披毛裘夏披絺綌
是人不死必爲利害胥聞賢士邦之寶也美
女邦之咎也夏亡於末喜殷亡於妲己周亡

於褒姒吳王不聽遂受其女以申胥爲不忠
而殺之越乃興師伐吳大敗之於秦餘抗山
滅吳禽失差而戮太宰嚭與其妻子

越絕外傳記軍氣第十五

夫聖人行兵上與天合德下與地合明中與
人合心義合乃動見可乃取小人則不然以
疆厭弱取利於危不知逆順快心於非故聖
人獨知氣變之情以明勝負之道凡氣有五

色青黃赤白黑色因有五變人氣變軍上有
氣五色相連與天相抵此天應不可攻攻之
無後其氣盛者攻之不勝軍上有赤色氣者
徑抵天軍有應於天攻者其誅乃身軍上有
青氣盛明從其本廣末銳而來者此逆兵
氣也爲未可攻衰去乃可攻青氣在上其謀
未定青氣在右將弱兵多青氣在後將勇毅
少先大後小青氣在左將少卒多兵少軍罷
青氣在前將暴其軍必來赤氣在軍上將謀
未定其氣本廣末銳而來者爲逆兵氣衰去
乃何攻赤氣在右將軍勇而兵少卒疆必以
殺降赤氣在後將弱卒疆敵少攻之殺將其
軍可降赤氣在右將勇敵多兵卒疆赤氣在
前將勇兵少毅多卒少謀不來黃氣在軍上
將謀未定其本廣末銳而來者爲逆兵氣衰
去乃可攻黃氣在右將智而明兵多卒疆毅

足而不可降黃氣在後將智而勇卒疆兵少
穀少黃氣在左將弱卒少兵少穀亡攻之必
傷黃氣在前將勇智卒多疆穀足而有多為
一作不可攻也白氣在軍上將賢智而明卒
威勇而疆其氣本廣末銳而來者為逆兵氣
衰去乃可攻白氣在右將勇而卒疆兵多穀
亡白氣在後將仁而明卒少兵多穀少軍傷
白氣在左將勇而疆卒多穀少可降白氣在

前將弱卒亡穀少攻之可降黑氣在軍上將
謀未定其氣本廣末銳而來者為逆兵去乃
可攻黑氣在右將弱卒少兵亡穀盡軍傷可
不攻自降黑氣在後將勇卒疆兵少穀亡攻
之殺將軍亡黑氣在左將智而勇卒少兵少
攻之殺將其軍自降黑氣在前將智而明卒
少穀盡可不攻自降故明將知氣變之形氣
在軍上其謀未定其在右而低者欲為右伏

兵之謀其氣在前而低者欲為前伏陣也其氣在後而低者欲為走兵陣也其氣陽者欲為去兵其氣在左而低者欲為左陣其氣間其軍欲有入邑右子胥相氣取敵大數其法如是軍無氣筭於廟堂以知疆弱一五九西向吉東向敗亡無東二六十南向吉北向敗亡無北三七一東向吉西向敗亡無西四八十二北向吉南向敗亡無南此其用兵月

日數吉凶所避也舉兵無擊大歲上物卯也始出各利以其四時制日是之謂也

韓故治今京兆郡角亢也

鄭故治角亢也

燕故治今上漁陽右北平遼東莫郡尾箕也

越故治今大越山陰南斗也

吳故治西江都牛須女也

齊故治臨菑今濟北平原北海郡菑川遼東

城陽虛危也

衛故治濮陽今廣陽韓郡營室壁也

魯故治太山東溫周固水今魏東奎婁也

梁故治今濟陰山陽濟北東郡畢也

晉故治今代郡常山中山河間廣平郡甯也

秦故治雍今內史也巴郡漢中隴西定襄太

原安邑東井也

周故治雒今河南郡柳七星張也

楚故治郢今南郡南陽汝南淮陽六安九江

廬江豫章長沙翼軫也

趙故治邯鄲今遼東隴西北地上郡鴈門北

郡清河參也

越絕卷第十二

越絕卷第十三

越絕外傳枕中第十六

昔者越王句踐問范子曰古之賢主聖王之治何左何右何去何取范子對曰臣聞聖主之治左道右術去末取實越王曰何謂道何謂術何謂末何謂實范子對曰道者天地先生不知老曲成萬物不名巧故謂之道道生氣氣生陰陰生陽陽生天地天地立然後有

寒暑燥濕日月星辰四時而萬物備術者天
意也盛夏之時萬物遂長聖人緣天心助天
喜樂萬物之長故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
詩而天下治言其樂與天下同也當是之時
頌聲作所謂末者名也故名過實則百姓不
附親賢士不爲用而外諸侯聖主不爲也
所謂實者穀也也得人心任賢士也凡此四
者邦之寶也越王曰寡人躬行節儉下士求

賢不使名過實此寡人所能行也多貯穀富
百姓此乃天時水旱寧在一人耶何以備之
范子曰百里之神千里之君湯執其中和舉
伊尹收天下雄雋之士練卒兵率諸侯兵伐
桀爲天下除殘去賊萬民皆歌而歸之是所
謂執其中和者越王曰善哉中和所致也寡
人雖不及賢主聖王欲執其中和而行之今
諸侯之地或多或少疆弱不相當兵革暴起

何以應之范子曰知保人之身者可以王天下不知保人之身失天下者也越王曰何謂保人之身范子曰天生萬物而教之而生人得穀卽不死穀能生人能殺人故謂人身越王曰善哉今寡人欲保穀爲之奈何范子曰欲保必親於野覩諸所多少爲備越王曰所少可得爲因其貴賤亦有應乎范子曰夫八穀貴賤之法必察天之二表卽決矣越王曰

請問三表范子曰水之勢勝金陰氣蓄積大盛水據金而死故金中有水如此者歲大敗八穀皆貴金之勢勝木陽氣蓄積大盛金據木而死故木中有火如此者歲大美八穀皆賤金木水火更相勝此天之三表者也不可察能知三表可爲邦寶不知三表之君千里之神萬里之君故天下之君發號施令必順於四時四時不正則陰陽不調寒暑失常

如此則歲惡五穀不登聖主施令必審於四
時此至禁也越王曰此寡人所能行也願欲
知圖穀上下貴賤欲與他貨之內以自實爲
之奈何范子曰夫八穀之賤也如宿穀之登
其明也諦審察陰陽消息觀市之反覆雌雄
之相逐天道乃畢越王問范子曰何執而昌
何行而亡范子曰執其中則昌行奢侈則亡
越王曰寡人欲聞其說范子曰臣聞古之賢

主聖君執中和而原其終始卽位安而萬物
定矣不執其中和不原其終始卽尊位傾萬
物散文武之業桀紂之跡可知矣古者天子
及至諸侯自滅至亡漸漬乎滋味之費沒溺
於聲色之類牽孳於珍怪貴重之器故其邦
空虛困其士民以爲湏臾之樂百姓皆有悲
心瓦解而倍畔者桀紂是也身死邦亡爲天
下笑此謂行奢侈而亡也湯有七十里地務

執三表可謂邦寶不知三表身死棄道越王
問范子曰春肅夏寒秋榮冬泄人治使然乎
將道也范子曰天道三千五百歲一治一亂
終而復始如環之無端此天之常道也四時
易次寒暑失常治民然也故天生萬物之時
聖人命之曰春春不生遂者故天不重爲春
春者夏之父也故春生之夏長之秋成而殺
之冬受而藏之春肅而不生者王德不究也

夏寒而不長者臣下不奉主命也秋順而復
榮者百官刑不斷也冬溫而泄者發府庫賞
無功也此所謂四時者邦之禁也越王曰寒
者不時治在於人可知也願聞歲之美惡穀
之貴賤何以紀之范子曰夫陰陽錯繆卽爲
惡歲人生失治卽爲亂世夫一亂一治天道
自然八穀亦一賤一貴極而復反言亂三千
歲必有聖王也八穀貴賤更相勝故死凌生

者逆大貴生凌死者順大賤越王曰善越王
問於范子曰寡人聞人失其魂魄者死得其
魂魄者生物皆有之將人也范子曰人有之
萬物亦然天地之間人最爲貴物之生穀爲
貴以生人與魂魄無異可得豫知也越王曰
其善惡可得聞乎范子曰欲知八穀之貴賤
上下衰極必察其魂魄視其動靜觀其所舍
萬不失一問曰何謂魂魄對曰魂者橐也魄

者生氣之源也故神生者出入無門上下無
根見所而功自存故名之曰神神主生氣之
精魂主死氣之舍也魄者主賤魂者主貴故
當安靜而不動魂者方盛夏而行故萬物得
以自昌神者主氣之精主貴而雲行故方盛
夏之時不行卽神氣而不成物矣故死凌
生者歲大敗生凌死者歲大美故觀其魂魄
卽知歲之善惡矣越王問於范子曰寡人聞

陰陽之治不同力而功成不同氣而物生可得而知乎願聞其說范子曰臣聞陰陽氣不同處萬物生焉冬三月之時草木既死萬物各異藏故陽氣避之下藏伏壯於內使陰陽得成功於外夏三月盛暑之時萬物遂長陰氣避之下藏伏壯於內然而萬物親而信之是所謂也陽者主生萬物方夏三月之時大熱不至則萬物不能成陰氣主殺方冬三月之時地不內藏則根莖不成卽春無生故一時失度卽四序爲不行越王曰善寡人已聞陰陽之事穀之貴賤可得而知乎范子曰陽者主貴陰者主賤故當寒而不寒者穀爲之累貴當溫而不溫者穀爲之累賤譬猶形影聲響相聞豈得不復哉故曰秋冬貴陽氣施於陰陰極而復貴春夏賤陰氣施於陽陽極而不復越王曰善哉以丹書帛置之枕中

以爲國寶越五日困於吳請於范子曰寡人
守國無術負於萬物幾亡邦危社稷爲旁邦
所議無定足而立欲捐軀出死以報吳仇爲
之奈何范子曰臣聞聖主爲不可爲之行不
惡人之謗已爲足舉之德不德人之稱已舜
循之歷山而天下從風使舜釋其所循而求
天下之利則恐不全其身昔者神農之治天
下務利之而已矣不均其報不貪天下之財

而天下共富之所以其智能自貴於人而天
下共尊之故曰富貴者天下所置不可奪也
今王利地貪財接兵血刃僵尸流血欲以顯
於世不亦謬乎越王曰上不逮於神農下不
及於堯舜今子以至聖之道以說寡人誠非
吾所及也且吾聞之也父辱則子死君辱則
臣死今寡人親已辱於吳矣欲行一切之變
以復吳仇願子更爲寡人圖之范子曰君辱

則死固其義也立死下士人而求成邦者上
聖之計也且夫廣天下尊萬乘之主使百姓
安其居樂其業者唯兵兵之要在於人人之
要在於穀故民衆則主安穀多則兵疆王而
備此二者然後可以圖之也越王曰吾欲富
邦疆兵地狹民少奈何爲之范子曰夫陽動
於上以成天文陰動於下以成地理審察開
置之要可以爲富凡欲先知天門開及地戶
閉其術天高五寸減天寸六分以成地謹司
八穀初見出於天者是謂天門開地戶閉陽
氣不得下入地戶故氣轉動而上下陰陽俱
絕八穀不成大貴必應其歲而起此天變見
符也謹司八穀初見入於地者是謂地戶閉
陰陽俱會八穀大成其歲大賤來年大饑此
地變見瑞也謹司八穀初見半於人者糴平
熟無災害故天倡而見符地應而見瑞聖人

上知天下知地中知人此之謂天平地平以此爲天圖越王旣已勝吳三日反邦未至息自雄問大夫種曰夫聖人之術何以加於此乎大夫種曰不然王德范子之所言故天地之符應邦以藏聖人之心矣然而范子豫見之策未肯爲王言者也越王愀然而恐面有憂色請於范子稱曰寡人用夫子之計幸得勝吳盡夫子之力也寡人聞夫子明於陰陽進退豫知未形推往引前後知千歲可得聞乎寡人虛心垂意聽於下風范子曰夫陰陽進退前後幽冥未見未形此持殺生之柄而王制於四海此邦之重寶也王而毋泄此事臣請爲王言之越王曰夫子幸教寡人願與之自藏至死不敢忘范子曰陰陽進退者固天道自然不足怪也夫陰入淺者卽歲善陽入深者則歲惡幽幽冥冥豫知未形故聖人

見物不疑是謂知時固聖人所不傳也夫堯
舜禹湯皆有豫見之勞雖有凶年而民不窮
越王曰善以丹書帛置之枕中以為邦寶范
子已告越王立志入海此謂天地之圖也

越絕卷第十三

越絕卷第十四

越絕外傳春申君第十七

昔者楚考烈王相春申君吏李園園女弟女
環謂園曰我聞王老無嗣可見我於春申君
我欲假於春申君我得見於春申君徑得見
於王矣園曰春申君貴人也千里之佐吾何
託敢言女環曰卽不見我汝求謁於春申君
才人告遠道客請歸待之彼必問汝汝家何

等遠道客者因對曰園有女弟魯相聞之使
使者來求之園才人使告園者彼必有問汝
女弟何能對曰能鼓音讀書通一經故彼必
見我園曰諾明日辭春申君才人有遠道客
請歸待之春申君果問汝家何等遠道客對
曰園有女弟魯相聞之使使求之春申君曰
何能對曰能鼓音讀書通一經春申君曰可
得見乎明日使待於離亭園曰諾旣歸告女

環曰吾辭於春申君許我明日夕待於離亭
女環曰園宜先供待之春申君到園馳人呼
女環到黃昏女環至大縱酒女環鼓琴曲未
終春申君大悅留宿明日女環謂春申君曰
妾聞王老無嗣屬邦於君君外淫不顧政事
使王聞之君上負於王使妾兄下負於夫人
爲之奈何無泄此口君召而戒之春申君以
告官屬皆大有聞淫女也皆曰諾與女環通未

終月女環謂春申君曰妾聞王老無嗣今懷
君子一月矣可見妾於王幸產子男君卽王
公也而何爲佐乎君戒念之五日而道之邦
中有好女中相可屬嗣者烈王曰諾卽召之
烈王悅取之十月產子男十年烈王死幽王
嗣立女環使園相春申君相之三年然後告
園以吳封春申君使備東邊園曰諾卽封春
申君於吳幽王後懷王使張儀詐殺之懷王
子頃襄王秦始皇帝使王翦滅之

越絕德序外傳記第十八

昔者越王句踐困於會稽歎曰我其不伯乎
欲殺妻子角戰以死彘對曰殆哉王失計也
愛其所惡且吳王賢不離不肖不去若卑辭
以地讓之天若棄彼必許句踐曉焉曰豈
然哉遂聽能以勝越王句踐卽得平吳春祭
三江秋祭五湖因以其時爲之立嗣垂之來

世傳之萬載鄰邦樂德以來取足范蠡內視
若盲反聽若聾度天關涉天機後任天人前
帶神光當是時言之者其去甚微甚密王

已失之矣然終難復見得於是度兵徐州致
貢問室元王以之中興號為州伯以為專句
踐之功非王室之力是時越行伯道沛歸於
宋浮陵以付楚臨期開陽復之於魯中邦侵
伐因斯衰止以其誠於內威發於外越專

其功故曰越絕是也故傳曰桓公迫於外子
能以覺悟句踐執於會稽能因以伯堯舜雖
聖不能任狠致治管仲能知人桓公能任賢
蠡善慮患句踐能行焉臣主若斯其不伯得
乎易曰君臣同心其利斷金此之謂也
吳越之事煩而文不喻聖人畧焉賢者垂意
深省厥辭觀斯智愚夫差狂惑賊殺子胥句
踐至賢種曷為誅范蠡恐懼逃于五湖蓋有

說乎夫吳知子胥賢猶昏然誅之傳曰人之
將死惡聞酒肉之味邦之將亡惡聞忠臣之
氣身死不為醫邦亡不為謀還自遺災蓋木
土水火不同氣居此之謂也

種立休功其後厥過自伐句踐知其仁也不
知其信見種為吳通越稱君子不危窮不滅
服以忠告句踐非之見乎顏色范彖因心知
意策問其事卜省其辭吉耶凶耶垂言其災

夫子見利與害去于五湖蓋謂知其道貴微
而賤獲易曰知幾其神乎道以不害為左傳
曰知始無終厥道必窮此之謂也

子胥賜劍將自殺歎曰嗟乎衆曲矯直一人
固不能獨立吾挾弓矢以逸鄭楚之間自以
為可復吾見凌之仇乃先王之功想得報焉
自致於此吾先得榮後僂者非智衰也先遇
明後遭險君之易移也已矣坐不遇時復何

言哉此吾命也亡將安之莫如早死從吾先
王于地下蓋吾之志也吳王將殺子胥使馮
同徵之胥見馮同知爲吳王來也洩言曰王
不親輔弼之臣而親衆豕之言是吾命短也
高置吾頭必見越人入吳也我王親爲禽哉
捐我深江則亦已矣胥死之後吳王聞以爲
妖言甚咎子胥王使人捐於大江口勇士執
之乃有遺響發憤馳騰氣若奔馬威凌萬物
歸神大海彷彿之間音珉常玉后世稱述蓋
子胥水僊也

子胥挾弓去楚唯夫子獨知其道事世
有退至今實之實秘文之事深述厥地徵爲
其戒齊人歸女其後亦重各受一篇文辭不
旣經傳外章輔發其類故聖人見微知著觀
始知終由此觀之夫子不王可知也恭承嘉
惠述暢往事夫子作經攬史記情潘心不泄兼

道事後覽承傳說厥意以爲周道不敝春秋
不作蓋夫子作春秋記元於魯大義立微言
屬五經六藝爲之檢式垂意於越以觀枉直
陳其本末抽其統紀章決句斷各有終始吳
越之際夫差弊矣是之謂也故觀乎太伯能
知聖賢之分觀乎荆平能知信勇之變觀乎
吳越能知陰謀之慮觀乎計倪能知陰陽消
息之度觀乎請糴能知人之使敵邦賢不

肖觀乎九術能知取人之真轉禍之福觀乎
兵法能知却敵之路觀乎陳恒能知古今相
取之術觀乎德叙能知忠直所死狂悖通拙
經百八章上下相明齊桓興盛執操以同管
仲達于霸紀范蠡審乎吉凶終始夫差不能
邦之治察乎馮同宰嚭能知諂臣之所移
哀彼離德信不用內痛子胥忠諫邪君反受
其咎夫差誅子胥自此始亡之謂也

越絕卷第十四

越絕卷第十五

越絕篇叙外傳記第十九

維先古九頭之世蒙水之際興敗有數承三
繼五故曰衆者傳目多者信德自此之時天
下大服三皇以後以一治人至於三王爭心
生兵革越作肉刑五胥因悉挾方氣歷天漢
孔子感精知後有疆秦喪其世而漢興也賜
權齊晉越入吳孔子推類知後有蘇秦也權

衡相動衡五相發道獲麟周盡證也故作春秋以繼周也此時天地暴清日月一明弟子欣然相與太平孔子懷聖承弊無尺土所有一民所子睹麟乘涕傷民不得其所非聖人孰能痛世若此萬代不滅無能復述故聖人沒而微言絕賜見春秋改文尚質譏二名興素王亦發憤記吳越章句其篇以喻後賢賜之說也魯安吳吳敗晉疆越霸世春秋二百

餘年垂象後王賜傳吳越指於秦聖人發一隅辯士宣其辭聖文絕於彼辯士絕於此故題其文謂之越絕

問曰越絕始於太伯終於陳恒何論語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乃太伯審於始知去上賢太伯特不恨讓之至也始於太伯仁賢明大吳也仁能生勇故次以荆平也勇子胥忠正信智以明也智能生詐故次以吳人也善

其務救蔡。勇其伐荆。其范蠡。行爲持危救傾也。莫如循道順天。富邦安民。故次計倪。富邦安民。故於自守。易以取。故次請糴也。一其愚故乖其政也。

問曰請粟者求其福祿必可獲。故次以九術順天心。終和親。卽知其情策於廊廟。以知疆弱時至。伐必可。一况故次兵法兵凶器也。動作不當。天與其殃。知此上事。乃可用兵。易之卜。

將春秋無將。子謀父。臣殺主。天地所不容。載惡之甚深。故終於陳恒也。易之卜。將春秋無將。今荆平何善乎。君無道。臣仇主。以次太伯。何曰非善荆平也。乃勇子胥也。臣不討賊。子不復仇。非臣子也。故賢其寃於無道之楚。困不死也。善其以匹夫得一邦之衆。竝義復仇。傾諸侯也。非義不爲。非義不死也。

問曰子胥妻楚王母。無罪而死於吳。其行如

是何義乎曰孔子固貶之矣賢其復仇惡其妻楚王母也然春秋之義量功掩過也親親也子胥與吳何親乎曰子胥以困于闔盧闔盧勇之甚將爲復仇名譽甚著詩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夫差下愚不移終不可奈何言不用策不從昭然知吳將亡也受闔盧厚恩不忍去而自存欲著其諫之功也故先吳敗而殺也死人且不負而况面在乎昔者

管仲生伯業興子胥死伯名成周公貴一槩不求備於一人及外篇各有差叙師不說問曰子胥未賢耳賢者所過化子胥賜劍欲無死得乎旨者不可示以文繡龍章者不可語以調聲瞽聵不移商均不化湯繫夏臺文王拘於殷時人謂舜不孝堯不慈聖人不悅下愚而况乎子胥當困於楚劇於吳信不去耳何拘之有孔子貶之奈何其報楚也稱子胥

妻楚王母及乎夷狄貶之言吳人也問曰句踐何德也曰伯德賢君也傳曰危人自安君子弗爲奪人自與伯夷不多行僞以勝滅人以伯其賢奈何曰是固伯道也稭道厭駁一善一惡當時無天子疆者爲右使句踐無權滅邦久矣子胥信而得衆道范蠡善僞以勝當明王天下太平諸侯和親四夷樂德款塞貢珍屈膝請臣子胥何由乃困於楚范蠡不父乃爲狂者句踐何當屈臣莖養馬遭逢變亂權以自存不亦賢乎行伯非賢晉文之能因時順宜隨而可之故空社易爲福危民易爲德是之謂也

問曰子胥范蠡蠡何人也子胥勇而智正而信范蠡智而明皆賢人問曰子胥死范蠡去二人行違皆稱賢何論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事君以道言耳范蠡蠡單身入越主於伯有

所不合故去也問曰不合何不死曰去止事君之義也義無死胥死者受恩深也今蠹猶重也不明甚矣問曰受恩死死之善也臣事君猶妻事夫何以去論語曰三日不朝孔子行行者去也傳曰孔子去魯燔俎無肉曾子去妻藜蒸不熟微子去比干死孔子并稱仁行雖有異其義同死與生敗與成其同奈何論語曰有殺身以成仁子胥重其信范蠡蠹貴

其義信從中出義從外出微子去者痛殷道也比干死者忠於紂也箕子亡者正其紀也皆忠信之至相爲表裏耳問曰二子孰愈乎曰以爲同耳然子胥無爲能自免於無道之楚不忘舊功滅身爲主合卽能以霸不合可去則去可死則死范蠡遭世不明被髮佯狂無正不行無主不止色斯而舉不害於道億則屢中貨財殖聚作詐成伯不合乃去三遷

避位名聞海內去越入齊老身西陶仲子由
楚傷中而死二子行有始終子胥可謂兼人
乎問曰子胥伐楚宮射其子不殺何也弗及
耳楚世子奔逃雲夢山之子胥兵笞卒主之
墓昭王遣大夫申包胥入秦請救干斧漁子
進諫子胥子胥適會秦救至因引兵還越見
其榮於無道之楚興兵伐吳子胥以不得已
迎之就李問曰笞墓何名乎子之復仇臣之
討賊至誠感天矯枉過直乳狗哺虎不計禍
福大道不誅誅首惡子胥笞墓不究也

維子胥之迷吳越也因事類以曉後世著善
爲誠譏惡爲誠句踐以來至乎更始之元五
餘年吳越相復見於今百歲一賢猶爲此
肩記陳厥說畧其有人以去爲生得衣乃成
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來東征死葬其疆不
直自斥託類自明寫精露愚畧畧以事類俟告

後人文屬辭定自于邦賢邦賢以口爲姓丞
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明於古今德配
顏淵時莫能與伏竄自容年加申酉懷道而
終友臣不施猶夫子得麟覽覩厥意嗟歎其
文於乎哀哉温故知新述暢子胥以喻來今
經世歷覽論者不得莫能達焉猶春秋銳精
堯舜垂意周文配之天地著於五經齊德日
月比智陰陽詩之伐柯以已喻人後生可畏

蓋不在年以口爲姓萬事道也丞之以天德
高明也屈原同名意相應也百歲一賢賢復
生也明於古今知識宏也德比顏淵不可量
也時莫能用籥口鍵精深自誠也猶子得麟
在道窮也姓有去不能容也得衣乃成賢人
衣之能章也名有米八政寶也覆以庚兵絕
之也於乎哀哉莫有與也屈原隔界放於南
楚自沈湘水豕蠃所有也

越絕卷第十五終

越絕復仇之書也。子胥夫差以父之仇，句踐
以身之仇，而皆非其道焉。夫君，天也；君有臣
而君殺之，尚可仇乎？故子胥鞭平王之墓，爲
不義；闔廬之死，夫差使人謂已曰：「而忘越王
之殺而父乎？」則對曰：「不敢忘。」三年乃報越。故
夫椒之敗，釋越而不誅，爲不孝。會稽之棲，苦
身焦思嘗膽，而食卒以滅吳，不知越實得罪
於吳，而吳之赦已也。故其郤公孫雄之請，爲

不仁春秋書子胥之事曰吳入郢狄吳而諱楚也於夫椒之戰則不書蓋不足乎書也於黃池之會書於越入吳狄越而咎吳也春秋之末復仇之事莫大於斯三者越絕實備之有國有家者可以鑒觀焉

隋經籍志越絕紀十六卷崇文總目則十五卷注司馬遷史記者屢引以爲據予紹熙壬

子遊吳中得許氏本訛舛特甚嘉定壬申令餘杭又得陳正卿本乙亥官中都借本秘閣以三本互相參攷擇其通者從之乃麤可讀然猶未也念前所見者皆謄寫失真不板行則其傳不廣傳不廣則各私其所藏莫克是正遂刻之夔門以俟來者嘉定庚辰七月望日東徐丁黼書



越絕卷終

三二八 皇朝學林

越絕卷終

